

中國歷史小叢書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魯

史

王士菁著

9
UJ

K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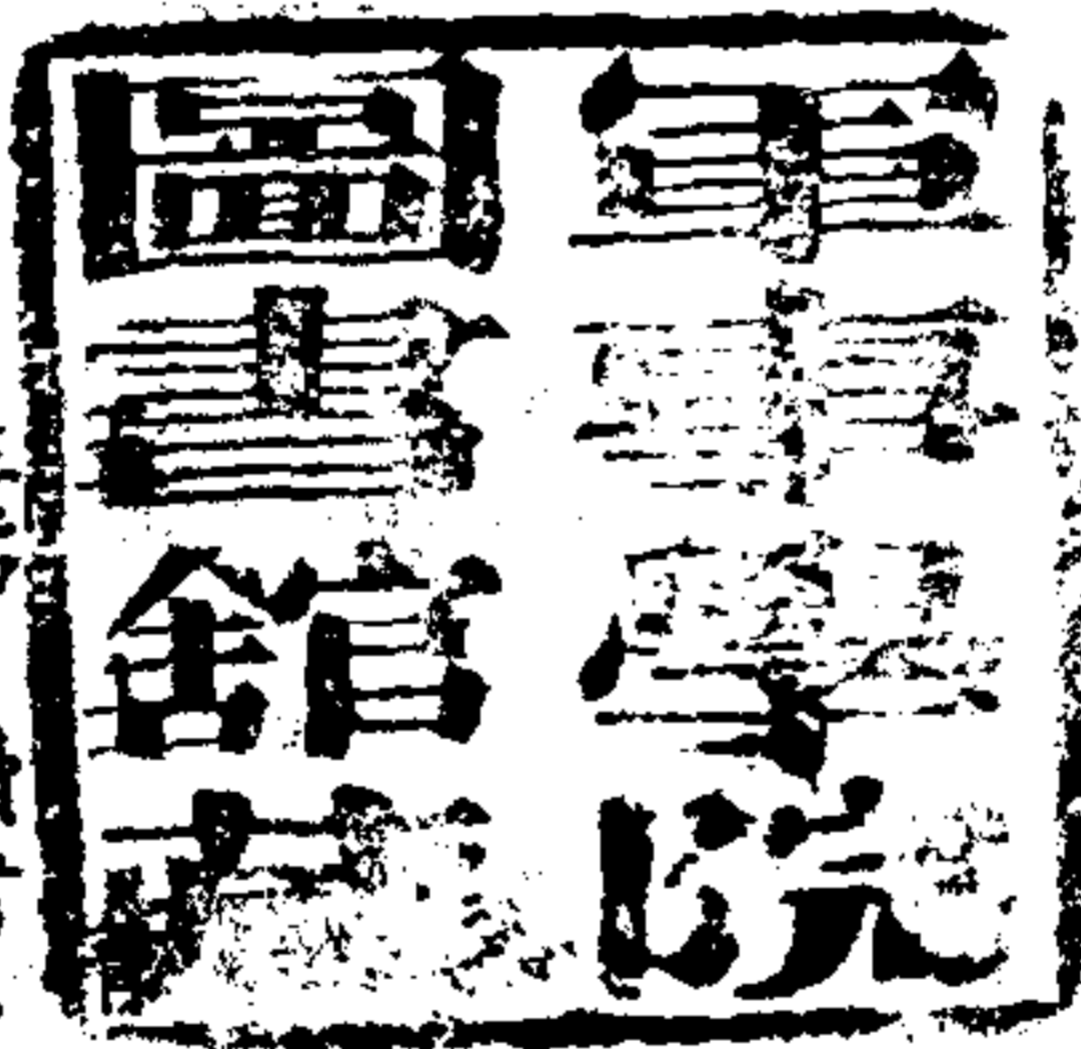


007137



中國歷史小叢書

禹 夏



生活·讀書·新知 著
三聯書店出版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29號

*

1951年10月在北京印造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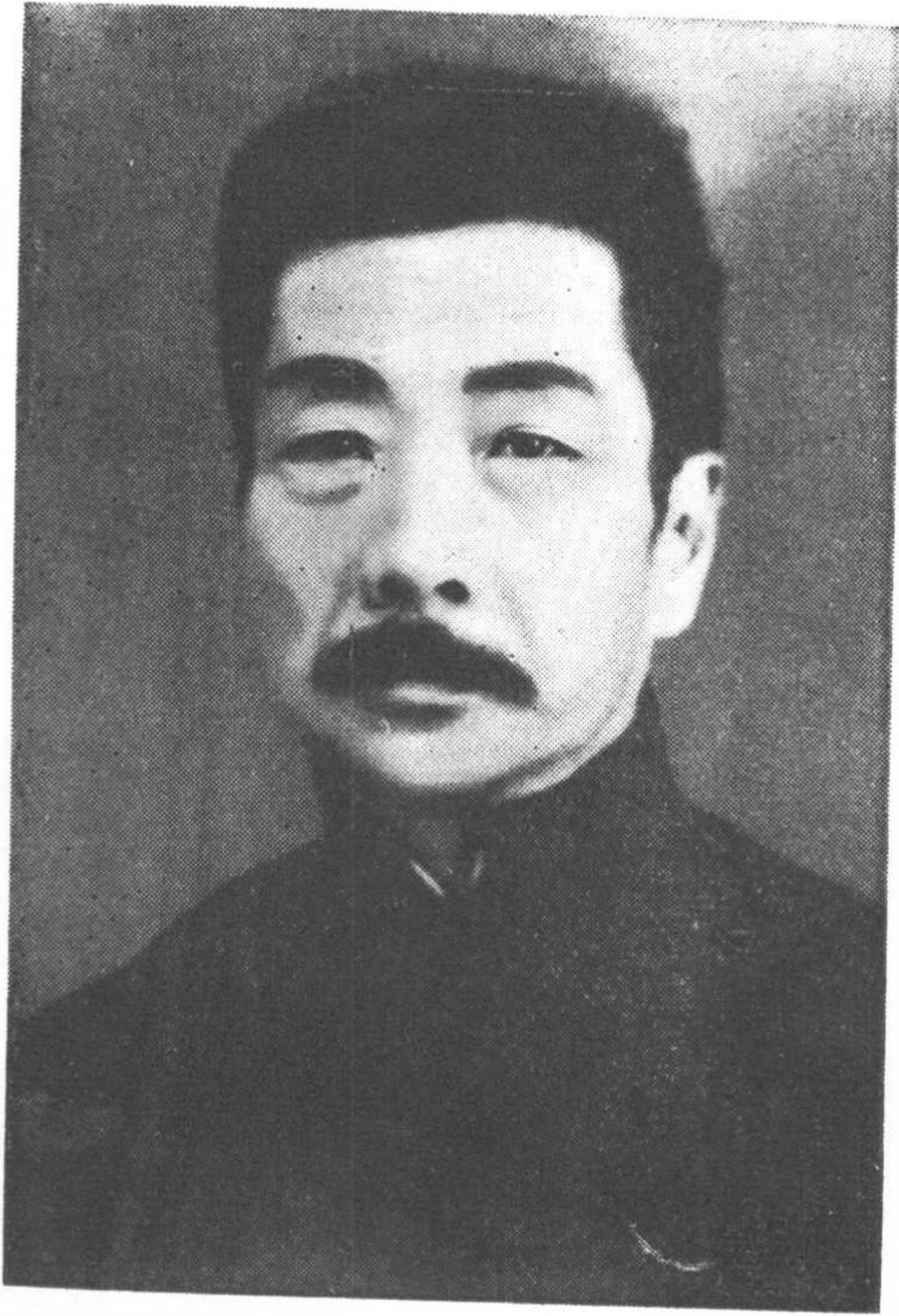
8111×4311/42·93定價頁·總號878·分號N3

00001—15000冊·定價2,700元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魯 迅

目次

一	魯迅底時代·····	一
二	魯迅的幼年·····	一〇
三	魯迅在南京·····	一五
四	留學日本·····	一九
五	回到故鄉·····	二四
六	魯迅在北京·····	二七
七	廈門——廣州——上海·····	四一
八	上海十年·····	四五

一 魯迅底時代

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文學家，偉大思想家與偉大革命家，他誕生在一八八一年，死在一九三六年。

他生活和工作，戰鬥與創作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國際帝國主義者與國內封建勢力互相勾結，想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時代；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覺悟起來，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以及他們走狗的時代。

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他們走狗的這一鬥爭，是非常複雜艱巨，尖銳而又帶有持久性質的。在這長期鬥爭中，魯迅對於人民和人民革命

事業，表現了無比的熱愛與忠忱，而對於民族的和階級的敵人，則懷着極大的憎恨與鄙視。『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曾給予很高的評價。

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急劇地侵入中國，是在魯迅出生前四十年。在一八四〇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者用海盜式的侵略，打開了舊中國的大門。從這時起，帝國主義者便紛至沓來，陸續侵入中國，中國社會即開始發生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漸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之後，英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訂立了『南京條約』，這條約內容之一規定了所謂『五口通商』；『五口』當中的一個港口：寧波，離開魯迅的

出生地紹興是很近的。當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老的城市和農村時，魯迅的故鄉也是最初地首當其衝的地方之一。

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和在帝國主義者面前表現出軟弱無能的滿清政府對於人民的壓迫，這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因此，也就到處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它爆發在一八五〇年，距魯迅出生時僅僅三十年。當這一歷時十五年之久的農民革命戰爭，被國內外反動勢力鎮壓下去的時候，距魯迅的出生只有十五年了。這一偉大的農民革命戰爭，當時幾乎遍及浙江全省，它留在人們頭腦裏的印象，是非常鮮明而深刻的。在後來，幼年的魯迅曾不止一次聽到過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和傳說。

當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時，魯迅已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了。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底下，中國農村日趨破產；隨着中國農村經濟的衰落，他的家庭也一

天比一天衰敗下去，一步步走入困頓之中。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便已一天天迫近亡國滅種的瓜分慘禍了，先進的愛國志士們首先敏銳地感到了這切膚之痛。他們覺醒起來，從多方面尋求救國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可說是較為顯著的一次。就在戊戌變法這年，魯迅由家鄉來到南京求學，在這裏他最初地接觸到維新主義的思潮。

雖然，先進的中國人，不少的愛國志士，他們曾經經歷了千辛萬苦，在當時，曾遭受了不止一次的欺騙與愚弄，然而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裏，總是找不到一條光明的出路。祇有在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蘇聯首先豎起了人類解放的紅旗，中國人民在一片黑暗的被帝國主義所包圍的大海裏，才望見了耀眼的明燈；中國人民在解放鬥爭的路上，才找到了益友和良師。

這之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青年的魯迅也曾目睹過自變法

維新以來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對於中國人民進步事業和愛國行動的阻撓與扼殺；青年的魯迅也曾體味到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度着苦楚的悲慘的生活；其中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對於中國人民的大屠殺，尤其是令人觸目驚心的！青年的魯迅也曾懷抱着滿腔熱情，還是在日本求學時代，即許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爲祖國與人民解放事業而獻身的宏願；並且在日本還參加了排滿的民族革命運動。

青年的魯迅又曾親身參加了一九一一年的推翻滿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他曾如青年們一樣做過許多的夢，也曾懷着激昂慷慨的豪邁心情，然而，當時的歷史現實，却很快地就使他失望了。

從這一些歷史事件裏，魯迅看來看去，看出了當時歷史底真實的一面，他看到了這舊社會是要崩潰的。但另外的一面，却又使他很苦惱，並且苦惱了一

個很長的時期，那就是他還不知道這『新的』該是怎樣的社會，創造這社會的究竟是誰。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之後，情形便不同了。

『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魯迅在看到了十月革命成功之後，這樣肯定地說。

『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他又曾這樣肯定地說過。

偉大的十月革命射給中國人民以耀眼的光輝，它對於魯迅的影響是很大的。

在十月革命影響之下，在馬列主義的光輝照耀之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了。廣大的中國人民漸漸地覺悟起來了，中國工人階級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誕生了。

『五四』劃開中國民主革命的新舊兩個時代。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了『五四』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魯迅就在『五四』時期，參加了新文化革命的陣營。

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中國人民的兇惡的敵人，是決不會自動放鬆對於中國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的，除非是中國人民起來打倒他們。自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之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了另一種形式來迫害中國人民，那便是由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各自扶持一個或幾個封建軍閥，作爲他們的代理人與劊子手，執行榨取與屠殺中國人民的任務。由於各帝國主義之間存在着矛盾和衝突，因此便形成了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作爲帝

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幫閒、幫忙或幫兇的，便是那一些一開始就反對新文化的頑固的復古主義者，和新文化運動的暫時同盟者、而後又退出新文化運動，掉過頭來又反對新文化的、所謂『歐化紳士』之流的人物。對於他們的一些卑劣無耻的言論和行動，魯迅曾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直到一九二六年被迫離開北京時為止，魯迅從沒有放鬆過對於他們的攻擊。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資產階級中途背叛了革命，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大批殺戮與逮捕革命青年與共產黨人，遂使生氣蓬勃的革命遭受到了失敗。可是蔣介石並不能把所有的中國人民和共產黨人斬盡殺絕，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屠殺所嚇倒，正如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導師毛主席所說：『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這便是中國革命的深入，中國人民武裝起來，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之下，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鬥爭。

從這一時期開始，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罪惡的所謂十年『圍剿』！

就在這十年『圍剿』的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來了。

與反動的軍事『圍剿』同時，在文化思想領域裏，反動派也沒有放鬆一步，他們也曾來一個文化上的『圍剿』。然而，不論在武裝鬥爭上，或是在文化戰線上，反動派同樣地都是一敗塗地了。

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人民利益的擁護者，人民的忠實代言人，就在這英勇的鬥爭當中，成爲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成爲文化戰線上的，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人利益的民族英雄。

這本書的內容，便是對於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作家生活與創作的概略的敘述。

二 魯迅的幼年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舊曆是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日），魯迅在浙江紹興城內的周家誕生了；原名樟壽，字豫才，『魯迅』是他後來在一九一八年發表小說，登在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開始用的筆名。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祖父是清朝的一個進士，當時在北京做官。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約在六七歲時，他便開始入家塾讀書，到了十二歲時，又換了一個地方，那便是離他家不遠的，只須走過一道石橋就到了的三味書屋。

從幼小的時候起，魯迅在學習上便是很勤勉的。他除了誦讀一些學塾裏所規定的功課（如『鑑略』、『詩經』等）之外，對於中國其他的古籍，——尤其是野史、筆記之類，更感到很大的興趣，並且用了很多的時間來閱讀它們。

紹興府屬的古代先賢們，在少年魯迅的心目中，時時引起景仰與愛慕之情。在這一些先賢們中間，尤其是富有反抗思想與愛國精神的學者與詩人，更使魯迅產生了極大的尊敬；在這時，魯迅曾懷着極虔敬的心情去探訪他們留下來的勝蹟，搜尋與抄錄他們所遺留的著述。

民間的文學與藝術，給予魯迅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從孩子時候起，他從祖母和保姆等人的口頭上，曾聽到了許多美麗動人的民間故事和傳說；從她們

那裏，以及經過她們的介紹，和他自己的專心尋覓，魯迅又接觸到了一些民間的繪畫；此外對於那反映多方面民間生活的社戲，幼年的魯迅更是神往。

對於中國古籍的廣泛涉獵，對於古代文物及先賢的景慕之忱，以及對於民間文學藝術的深切愛好，這一些在後來的魯迅的學術與文學事業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從這裏，奠下了日後在學術上，以及在文學創作上的一些初步基礎。

此外，在少年魯迅的生活中，對於他具有更重大的影響的是，他隨着母親回到外婆家，在安橋村鄉下居住，因此得有機會和農民孩子們的親密相處，和中國農村社會的具體接觸。這是他最初地和中國農村，和勞動人民建立的實際聯繫。這聯繫，在後來魯迅作品中，形成了中國農民的深刻與生動的形象；在後來魯迅的生活與鬥爭中，也曾是一種鼓舞的力量。